

孙·玉·石·著

LUXUN YECI TO CHONGSHI

现实的与哲学的
野草

XIANSHIDEYUZHEXUEDE

鲁迅《野草》重释

先生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孙·玉·石·著

LUXUNYECUOCHONGSHI

现实的与哲学的

鲁迅《野草》重释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的与哲学的: 鲁迅《野草》重释 / 孙玉石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9
(走近鲁迅丛书)
ISBN 7-80622-486-6

I . 现 ... II . 孙 ... III . 野草 - 注释 IV . I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062号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现实的与哲学的 ——鲁迅《野草》重释

孙玉石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0,000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622-486-6/I · 143

定价: 19.50元

致《鲁迅研究月刊》编者的信

(代序)

世家兄：

匆匆去国，未及告别，转瞬之间，已近一年。虽未写片言，然心中怀念之情，尚时时在也。近况如何？念念！

国中诸多新闻，鲁研界的消息，在此很少得知。前日与恩和兄通电话，得知老友林志浩病逝，不禁震惊。志浩兄，应是我的学长，六十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拜读过他的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文革”尚未结束，人民大学未复校，一些老师暂来北大，志浩兄也在此时到了中文系任教。那时得以相识。但我因当时不在系里，故来往不多。后来他很快回到人大去了。“文革”结束之后，学术上的来往多起来了。他在鲁迅研究方面，写出许多好的文章；他的一部《鲁迅传》，确可称为多年心血的结晶，是此学科同类专著中大有功力之作。很多次开会，均得于一起畅谈，我十分佩服他的平实与谦逊。为研究生答辩或其他什么事情，已经忘了，我曾有机会到他人民大学的家里趋访，那时他住的地方很狭窄。很多书都堆在地上，屋子里显得很乱。他说，正在跟人大校方交涉，要求多给两间房子，但校方要他原来住的北大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倒出来，而这时他已经很大的儿子正住那里，无法腾出，因此为房子事，与学校尚在扯皮之中。后来突然从朋友处得知，他的愿

望未能满足，就转到了远在石景山区的北方工业大学去任教了。他的家，也搬到那里。这之后，离得远了，他的眼睛不大好，出来很少，我忙着打杂，也懒得出去开会，因此，除有些会议上还偶得一见，交谈一些问题，就很少会面的机会了。志浩兄治学严谨，为人诚挚，我对他的学术观点，虽不尽完全同意，但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学风，确素为我所尊敬。他年刚七旬，竟忽然离世，此乃是鲁研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呜呼！身处异域，忙于教事，友人情况，音信甚少，未料仅此十数月间，志浩兄竟骤然凋零矣！闻此噩耗，心难宁静，生死茫茫，默然许久，书此数语，谨寄哀思。

应神户大学之邀，我于去年10月前来讲学。为时一年半。在此，有幸遇日本关西千年未有的阪神大震灾，一百一十年未有的连续酷热，等等，多得老天厚爱与一些朋友的热诚帮助，从今年1月的大地震至现在，一切平安顺利，身体也很好。望勿念！再过半年，我将回到我的故土北京。那时将再得与诸友人见面叙旧，大侃一番。

我利用暑假，将一年里开设的“鲁迅《野草》研究”一课的讲义，用电脑打印出来，总题暂名之曰《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此次重释《野草》，一是讲课的需要，二也是了却我多年的一个心愿。八十年代初，拙作《〈野草〉研究》出版之后，我虽还不时写一点鲁迅研究的文章，但精力主要放在新诗的教学与研究上，对于鲁迅的光顾，十分惭愧，已是很少了。但我时时尚在怀念这块“故土”。想作一点别的题目，自然不是《野草》。这不仅因为我个人是从心里深深地喜爱鲁迅的，更因为鲁迅已经作为历史的许多作品，在今天居然可悲地竟没有过时。他的一些思想和论述，越来越显出无情面的深邃的战斗光芒来。无奈精力有限，未能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心中常常是感觉遗憾的！

这次来日讲学,逼着我重操旧业。我的那本书出版后,承一些朋友指出:只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作了一点很浅薄的探讨。这个批评是对的。我那个时候,虽然零星地看到了,也论述了鲁迅的一些人生哲理思想怎样融进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也为找到鲁迅对章衣萍说的“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面了”这句话感到非常的高兴,但是,的确没有能力选择一个全新的所谓哲学的或其他的视角,来进入我的研究对象。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的限制,到今天也不可能作这样的研究。后来陆续地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新作,觉得深奥得很,不甚清楚,其论述的广远与深刻是为我辈所远远不及的。但我又常常觉得:这些真的是鲁迅自己创作的原来的意思吗?还是研究者更多的想象加在鲁迅身上的一些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隐隐地感觉到,这几年的一些研究里,在排除鲁迅的“神化”过程中鲁迅又从另一个侧面正在被“神话”化了。

《野草》中的所谓哲学,不排除他与存在主义等等的关系可能产生的思考在内,问题是对于一种思想事物存在的量与事物的内质之间的关系作怎样科学的说明。我总觉得,还是李欧梵先生在引述许寿裳先生的一句话之后作的一番判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许寿裳说:鲁迅的《野草》不是别的,“可说是鲁迅的哲学”。李欧梵先生解释说:这些哲学,是鲁迅“得自认真感觉的经验中对人生的一般看法”。一个是,得自认真感觉的经验,一个是,对人生的一般看法。这个意见所包含的“哲学”的内涵,我思考的结果,从《野草》的总体上来讲,只能用“现实的与哲学的”这一句看来等于原地踏步的废话来概括它,才比较地切近鲁迅创作《野草》的实际。我这次对《野草》的“重释”,就采取了这个视角: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现实的与哲学的,在《野草》中是很难分开的。这几乎成为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时候的一种思维的追求与特征。

至于从这个视角出发,我自己做得如何,囿于我的自身局限,我自己知道,仍然一定是很肤浅的。

这次讲课,因限于学生的阅读和听力的水平,和这里的比较有限的资料,特别是这几年来关于《野草》研究的许多新的成果,几乎完全看不到,全套的《鲁迅研究月刊》更没有,新近的学术信息不灵;再加上每周五次每次近两个小时的繁重课程,而两门研究性的讲义课程,又要写好讲稿,发给学生,这样,我就在每周为写讲义而疲于奔忙,没有什么时间去看更多的材料;写出的每一篇,只能是“得自认真感觉”的体味了。我想我现在做的是鲁迅作品的普及的工作。因此作为指定学生阅读的教材的,是李何林先生的《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三版)。指定的参考书,除拙作以外,有鲁迅的《两地书》,冯雪峰的《论〈野草〉》,许杰先生的《〈野草〉诠释》,日本片山智行教授的《鲁迅〈野草〉全释》中文译本(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美国李欧梵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译本,香港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片山智行先生的书比较晚出,其中不仅考查和总结了一些前面的研究成果,引述了一些尚未为我们介绍到中国的日本鲁迅研究者的意见,而且同我的那本粗浅之作多有讨论,很有研究者参考的价值。李欧梵的专书中关于《野草》的一章,题为《〈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是从探讨鲁迅内面世界核心的矛盾的视角,高屋建瓴地来综合地探讨鲁迅的《野草》的精神世界,对于一些篇章和总体的矛盾焦点与深度,均有很多新的发人未发的见解;在他论述和注解中,还引录了不少西方的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们研究《野草》的意见,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新的启发。所以,在我的“重释”中,对于上述的参考书中的论述和资料,多所引用。而对于近年国内的许多新的成果,因为无法去查找或暂时没有时间查找,就大多忽略了。这是最遗憾的事。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尊重学术史,尊重别人已作出的研究成果。那怕是相悖的意见,也应是很宝贵的。这一点我这次

是做不到了。但愿这些普及性的讲义,将来能有出书的机会,我又会有一些余裕,那时可能再作一些补论,以弥补这个缺憾。因为是写给学生的讲义,也为了保存资料的原始性的面貌,对于一些材料,我尽量较少地阉割,较多地作比较完整的引述;又因为是阐释文本,而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论述,原文也引录得较多;这些,可能使篇幅显得臃肿了些,减少了明快和简炼。这一点,只能请你们和读者谅解了。

希望这些于匆忙中写成的东西,能对一般的读者理解《野草》,对于这本将会恒久传世的小书的研究,能有些微的参考意义。

最后,在此一并问候鲁迅研究室的漱渝、得后、允经等诸位朋友们好!

专此,即颂
时安!

玉石谨书

1995年12月26日

目 录

致《鲁迅研究月刊》编者的信(代序)

题辞.....	1
关于《题辞》.....	2
秋夜	14
关于《秋夜》	16
影的告别	26
关于《影的告别》	27
求乞者	38
关于《求乞者》	39
我的失恋	50
关于《我的失恋》	51
复仇	58
关于《复仇》	59
复仇(其二)	67
关于《复仇(其二)》	68
希望	77
关于《希望》	78
雪	92

关于《雪》	93
风筝	104
关于《风筝》	106
好的故事	118
关于《好的故事》	119
过客	130
关于《过客》	136
死火	152
关于《死火》	153
狗的驳诘	165
关于《狗的驳诘》	165
失掉的好地狱	174
关于《失掉的好地狱》	175
墓碣文	184
关于《墓碣文》	185
颓败线的颤动	202
关于《颓败线的颤动》	204
立论	220
关于《立论》	221
死后	227
关于《死后》	231
这样的战士	241
关于《这样的战士》	24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53
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55
腊叶	264
关于《腊叶》	265
淡淡的血痕中	273

关于《淡淡的血痕中》·····	274
一觉·····	285
关于《一觉》·····	287
后记·····	296

题 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

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关于《题辞》

《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北京《语丝》周刊第138期。

《题辞》一文,是《野草》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完成之后,鲁迅经厦门到广州,整理这组作品,准备出版的时候,为之写的一篇序言性的东西。因为当时鲁迅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下,内心有很多比平常更深切,更愤激的人生感触;政治风云的凌厉变化,使他有些话更加难于直说;再加上鲁迅自认这组散文诗的“技术还不算坏”,诗情的余绪还没有全然消去;而这一组散文诗又需要一个高屋建瓴式的笼罩全书情绪与哲理的说明,这样,一篇普通的序文也就成了充满了现实的与哲学的一首深邃优美的散文诗了。《题辞》不仅成为与《野草》的其他篇章文体风格显出一致,与其他散文诗构成一个整体;也为了解鲁迅写作《野草》的心境,他对于《野草》的态度,以及在残酷的时代环境之下他思想矛盾的连续性和新的升华所闪烁的前所未有的光亮和色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它“浓缩着作者的思绪,几乎总括着《野草》的全部作品以及作者的内心世界”。^①

鲁迅《野草》的其他诸篇,如果大多是从真实的人生经验中抽

出来的随时的“小感触”，不一定都有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作为写作背景的话（《淡淡的血痕中》除外），那么，这篇《题辞》就有些不同了。鲁迅的《题辞》，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和心情之下写成的。

鲁迅是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他开始还比较乐观，很想在那里联合新的战友，“造成一条新的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但通过他的政治敏锐的直感，很快地发现，这个有很多的革命新贵聚集的革命中心，实为“红中夹白”地方，它依然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对军阀统治的北伐声中，“反革命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他真实地预感到，所谓的“革命的策源地”，可能很快会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所谓的“人类”战胜了“魔鬼”，争取了地狱的统治权，地狱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悲惨。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预见，变成了现实。

《题辞》写作的时间是1927年4月26日深夜里。这个日子，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对共产党人和民众进行血腥的屠杀，只有十四天；离广州的“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实行白色恐怖只有十一天。在广东，当时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两千名以上。鲁迅任教的中山大学就有四十多名学生被捕。这是一个震惊世界和人心的大事变。鲁迅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思绪与生命存在的哲理思考，自然不能避免受到这一事变的冲击和影响。离开这一现实的存在就很难说清楚《题辞》的复杂的内涵。

鲁迅不仅耳闻目睹这一事变前所未有的残酷性，而且亲身经受了努力和失望。当时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文科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一五”事件的当天，他两次从白云楼寓所到中山大学，出席了由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和一些教授一起力主学校应该尽力救援被捕的学生。但是校方并未采纳鲁迅的意见。与鲁迅往来较多为鲁迅所器重的学生、共产党人毕磊，也被捕了，后来惨遭杀害。鲁迅当时的悲愤与痛苦，对于生与死的

巨大冲击和不安,在当时是十分厉害的。他想得很多,也很深。希望与失望,理想与幻灭,生与死,朋友和敌人,兽性的野蛮的杀戮与人的文明……生活现实与生命存在中最尖锐对立的两难问题,一时间都涌上他的思绪。于这样的情境之下,于血腥味很浓的深夜里,鲁迅动手写下了这篇《题辞》。鲁迅当时编定了《野草》,又在编《朝花夕拾》。他在写完了《题辞》后的几天里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自己的心境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②离开鲁迅的这种内心的独特的经验,也很难理解这篇《题辞》内容所具有的现实的和哲学的性质。

散文诗的一开头,就以凝炼的哲理式的语言,写出一个反抗绝望者在更深的恐怖下产生的最痛苦的生命体验。“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句话里当然隐含着鲁迅对于当时白色恐怖下的现实体验和愤懑心境。他当时没有自由发表自己的抗争与愤怒的心情。“在无言的沉默中,回顾过去呕血战斗的生活,会感到一种欣慰和满意;想想现在目不忍睹的惨象,也有一肚子仇恨和愤火,即使是无法诉诸言语吧,这总还是令人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但是,倘一开口,在那种环境里怎么能说真话呢?而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内心忧愤的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呢?这样开口,自然不免产生一种空虚之感。”^③

这种深切而痛苦的体验,主要是来自现实的压力。鲁迅在过了一个多月时对他的朋友说:“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④比这话更早一点,在写《题辞》的二十天之后,北京的友人来信约稿,鲁迅说:“你要我的稿子,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无话可说。”^⑤这种恐怖的阴影对于鲁迅创作心理的影响,一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于广州在给北京友人的信中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⑥在面临着死亡威胁和恐怖的异常“黑暗”的言论界,只有沉默,才有一种生命的充实之感;只要一开口,不能说出伸张

正义与真理的心里话,对于那个残酷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现实来说,那就等于无用之言的“空虚”。

过了几个月,鲁迅用他在厦门的孤独寂寞的体验,说明了这句话包蕴的现实感和生命哲学的内涵。他这样写道: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从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⑦

历史的现实感和现实的历史感在鲁迅的叙述中融成一体。在厦门的时候,鲁迅就产生了相同的生命体验。当时,他于1926年11月28日曾这样告诉许广平说:“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名其妙的悲哀。”^⑧稍后他又说,有些思想,常使他“沉闷”或“静下去”,虽然有时还不免“间或形于词色”。^⑨“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

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世界苦恼”,叙述的是在厦门时的感觉,实在包含着在广东“四一五”事变之后的心境。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生命在大苦闷中就会有一种创作冲动的充实感,所以说“我曾经想写”,但是,这无量的“世界苦恼”与现实悲愤又无法自由吐出来。结果,只能是“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生命存在本来具有的空虚感与现实压迫无法表达自己真实感情的空虚感,这两者在这里结合在一起了。

鲁迅在历史的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对于过去的自我生命历程和创作生命的价值,进行了坦然的总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许杰先生说,鲁迅这话的意义,是“歌颂生命和充实的生活的”。^⑩片山智行先生认为,这个部分的解释,“作为不惜牺牲自己的鲁迅式的‘进化论’的一种表现来接受更为恰当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下一代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对于希冀于此的鲁迅来说,‘死亡’、‘朽腐’的本身并不可悲,而耕耘的土地能否收获则是问题。倘若自己的‘死亡’和‘朽腐’能换来收获,能对下一代有益,这便可带来‘大欢喜’”。^⑪

我以为这段话包含了鲁迅对于过去自己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与确认。在这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坟》的后记。他要用一座小小的“坟”,埋葬掉自己的过去。是埋葬,也是回顾的纪念。那里,就已经包含这一段《题辞》中的思想。生命的死亡正是它曾经存活过的证明。生命的朽腐也正是它曾经并非空虚的存在过的标志。鲁迅这些话,既是对于自我生命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于人的生与死的价值论的哲学思考。鲁迅在这个时期写的《华盖集》的题记中,同样总结性地说到,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耗费在写文章当中,而并不感到有什么懊悔。它的价值就在于: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